

刘五 徐行者著

紅色儿女

中国青年出版社

紅 色 儿 女

刘五 徐行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紅 色 儿 女

刘五 徐行者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8 1/2印张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20,001—130,000 定价(4)0.26元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內包括兩篇革命故事。

“紅軍女兒”中記述了紅軍女戰士李珊同志在湘贛邊區三年游擊戰爭中的鬥爭事迹；描寫了紅軍長征後，她和戰友們突圍、跳崖、受傷，傷愈後在山林間行軍、作戰，到敵後偵察、撤傳單、捉特務，以及同志犧牲、兄弟部隊會師、山間婚禮……艱苦驚險而又複雜多采的戰鬥生活。

“赤紅的心”里敘述了老共產黨員朱贊珍同志從土地革命到全國解放二十年間的鬥爭經歷。通過他一家人的遭遇和個人的經歷，側面地反映了當年中央蘇區油山地區人民的覺醒、鬥爭，人民在蘇維埃政權下的幸福生活，在紅軍長征後的艱苦歲月，以及黨和人民堅持鬥爭達到最後勝利的壯麗圖景。

封面設計：韓 琳

目 次

紅軍女兒	徐行者 3
赤紅的心	刘 五 64

紅軍女兒

徐行者

李发姑同志現名李珊，江西安福縣人。由於當時革命鬥爭的需要，1931年她十四歲時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5年曾到延安出席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发姑同志今年四十歲。二十多年來，她和她的戰友、愛人段煥堯將軍，在黨的領導下，始終如一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工作着、鬥爭着。

在湘贛蘇區游擊隊活動過的地方，至今還留傳着關於這位紅色女戰士的許多故事。

這裡所記述的是：她對三年游擊戰爭（1934—1937）一段經歷的回憶。

告別洋溪

1934年的秋天，我在蓮（花）安（福）萍（鄉）中心縣蘇維埃內務部任代理部長。因為奉命去完成一項任務，傍晚時，正獨自行走在從路口去往太山的大路上。秋風正緊，公路兩旁落

叶滿山，树林发出呜呜的悲壮的呼啸声。沿途行人稀少，間或遇見一两个背着包袱，牵着耕牛的难民，也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主力紅軍長征北上了，敌人在燒杀搶掠。人民所流出的血，使山川变了顏色，連狂吼着的秋风中，也夾着陣陣刺鼻的焦腥味。

一路上，断断续續碰上掉队的难民，他們都是匆忙地走着，有的問我：“白狗子杀到哪儿啦？离几里路？”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們。

两位老人牵着一头黃牛，在我前面走着議論着：

“主力都走了嗎？”

“会回来的！听说，还留下很多游击队守在山里！”

“是啊！紅軍不会丢下老百姓的！唉！好日子沒过多久，这会又該受苦受难了！——覺！覺！这該死的老牛，快走啊！白匪一来，你这畜牲也保不久！”老人牵着黃牛，插进山路。

我带着一颗激动而沉重的心，三步当作两步地向前跨去。多么需要平靜啊！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公路左側不远便是洋溪鎮，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因为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我弯进鎮里去。

一株合抱的大白果树矗立在街口。童年，我曾在这株树下消磨过多少时光！

洋溪，象死去一般的寂靜。在阴暗的夜色籠罩下，簡直有些恐怖。这里的老乡連同耕牛，已經全部撤进深山，連鸡犬都沒留下一只。只有搬不动的房子，讓白匪去燒吧！

我走着走着，忽然被絆了一下，弯腰一看，原来是具嬰兒尸，似乎剛出生不久，但四肢已經僵硬了。我的心房在猛烈地收縮着，啊！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用雙手捧着牠，小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痛苦！他匆匆地來到人世，卻又匆匆地告別了人間！

是啊，做母親的誰願意將自己的孩子丟在路上？在往日敵人圍剿中，群眾避入深山，常因為孩子啼哭聲引來敵人，使一群人受難。特別是女幹部，她們更加沒法帶着自己的孩子。血的教訓太多了！為了多數人的生命，為了鬥爭的需要，人們不得不狠心地丟下自己的孩子。

“發姑！……”

我回身一看，李大嬸正站在那裡。幾天不見，她顯得更加蒼老了。

“大嬸，你來得巧！幫着料理一下吧！”我將嬰兒的屍體遞了過去。

“這兩天，我親手埋掉的小人兒已有十幾個啦！唉，這日子怎麼過？那些殺千刀的白狗子，剛出世的娃娃犯了什麼罪！”接着，她又問我：“你爹和娘都逃到後山去了，想見見嗎？”

“不去了！”我猶豫了一下說：“見了反叫老人家傷心，請你帶個口訊吧！”

馬上，她又向我轉達了縣委的指示：叫我連夜穿小路趕回太山。

當時的情況已經十分緊急：白軍多路逼進，我們各區的游

击队损失极大，有的伤亡失散，也有少数被俘投敌。上山避难的群众，碰上敌人突襲搜剿，成股成股的被刺刀逼下山来。在“石头过刀、茅房过火、人要換种”的血腥政策下，杀、燒、关、罰，沒有一家一人可以幸免。苏区人民的血，流成河渠，一片鮮紅！

我匆促地跨出洋溪街口，默默地回头瞥了瞥那棵高大的白果树：“別了，洋溪！”

洋溪——这紅色的土地，她出生了我，培育了我！这里早在1928年便建立了区苏維埃政权。以后，彭德怀同志又在路口打了一次胜仗，击垮了白匪朱耀华的十八师^①。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也随着大人們到公路上去檢了一些枪枝彈药回来。不久，又在洋溪召开了安福县苏維埃代表大会。洋溪紅了！人們情緒沸騰，日夜忙着各項工作，沒有一刻停頓。除了土豪富农不算，男女老幼，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各种組織。我的父亲，这个受了半輩子煎熬的老長工，过去凭着卖力气挣点

① 彭德怀同志于1930年春攻宜春后，曾駐軍太山，（他所住的房子，为現在安福县南沙乡党委办公地点。迄今牆上仍留有紅軍所写标語。）当时，白匪朱耀华前来襲击，彭德怀同志率部繞小道至路口鎖。朱匪恐有埋伏，不敢尾随，因复返回大路，赶至路口交战。时，彭德怀同志早有部署，以逸待劳，結果白匪大敗，紅軍缴获枪彈物资无数。当地羣众称紅軍为神兵，并編有歌謠：“我們軍長本姓彭，走到袁州捉洋人，洋人捉了兩三个，白匪看到心不服，赶到太山沒打上。我們紅軍主意多，走到路口来接火，……”路口之战，对当时加速开辟苏区，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为紅軍帶路之赤卫队员周道存，現已六十一岁。当其敘述这一战斗时，仍然振奋不已。

口粮养活我們娘俩，如今一家三口人分了七亩上好地。爹常对我說：“孩子，你的八字好！碰上了改朝换代，你这辈子不会再象爹娘那么受折磨啦！去吧，到儿童团里学点新道理！”我从小沒进过一天学，心里老是憋着个穷人为什么离不开个“苦”字的謎，这回算是开了窍！过不了多久，我就当上了儿童团的小隊長。……

现在，我要离开洋溪了，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故乡，我是要回来的！

二、洋溪 縱身悬崖

这天夜晚，阴云漫天，星月无光。我們，被留下来坚持斗争的蓮安萍中心县苏維埃的同志們，已經撤退到安福太山区。为了防备敌人的突襲，組織上叫我們女同志先上了山。

我和內务部的两个女同志刘瑞英、郁玉华正坐在太山山腰的一个石洞旁。我們焦虑地听着这断續的枪声；憤怒地看着这山村燃燒着的大火。

山下烟霧弥漫，逐漸蔓延过来。山野的草树也已着了火，濃烟直冲云际。我們立脚的地方，正是山腰突出的部位，只有背面是峰巒起伏的山头。其他三面，俯首看去，尽是团团烟火，尽管远近不一，但黑夜的火光，分外逼真，犹如燒到眼前一般。偌大一片山林，竟似乎找不到一小块可以藏身的安全地带！

枪声漸漸逼近，我們从沉思中苏醒过来，一站起，就往外

頂跑。

“叭——叭！”真想不到山頂上也响起了枪声。敌人正在吆喝：“繳枪吧！”“你們再也逃不出去了！”这时山脚下的敌人也在喊：“冲呀！”“杀呀！”“别放走一个！”

辨不清方向，找不着道路。敌人的手电漫山遍野的閃爍着。人声、枪声……和那呼呼的风声混杂在一起，从四面八方向我們奔襲过来！

該怎么办呢？我們身上又沒有武器。

“嗤——”子彈从頭頂飛了过去。不远的树林里，已經閃着敌人的手电光。我努力記憶着白天所見到的地形，記起左側沒几步路的地方有一座悬崖。我忙用左肘碰了碰瑞英，右手拉了拉玉华，悄悄說声：“跳崖！”

这时，我反而鎮靜了。

我們剛走近崖边，敌人已經追到洞口。敌人沒有打枪，只是叫喊。好几支手电的光一起向我們投射过来。这时候，我們三个，已經到了崖边，我們几乎在同一个时刻，縱身跳下了悬崖。

不知經過多長時間，我才慢慢苏醒过来。这时，东方已現出曙光，流水在潺潺响着。我发觉自己趴在水沟边上。渾身又冷又湿，似乎浸沒在冰水里一般。双手一点气力也沒有了，勉强支撐着翻了个身坐起来，斜倚在一棵杉树上。我实在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地方，好一会儿，我才記起我是从悬崖上跳下来的。那么瑞英和玉华呢？我环顧四周，沒有見到她們两个。我想用右手擦擦眼睛，一抬手，見到滿手的鮮血。看

看全身，右褲管已撕破成几块；一片片的血迹将衣褲染成紫褐色；右膝下面的草地上，有一大滩血。我挪了挪位置，右膝盖处又开始冒血了。右腿血肉模糊，膝盖骨已经突出来。我“哟！”的惊叫了一声，突然一阵奇痛鑽心。我立即扯下一块衣襟包着，可是血还在涌；又从石上揭下一些青苔，敷上伤口，这才算勉强止住了血。

我定定神，看清了前面一棵杉树上，倒挂着一具尸体，脑袋无力地垂搁在崖石上。这不是瑞英是誰？眼泪忍不住涌出来。刘瑞英，这个整天挂着笑容，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的大姐，勇敢的女战士，如今，永别了……我禁不住哭出声来。

在太山周围几十里方圆的地方，有誰不知道瑞英！她的口齿并不伶俐，特别在激动时，常常口吃。然而，只要她一张口，群众没有一个不信服的。有一个时期，苏区纸张供应困难，不能大量向白区散发宣传品。这时她便建议上山砍些大竹，制成竹片，写上宣传文字送到白区散发。在我们当中，要数她送得最多了。有一次，她在严田秘密散发宣传品，被一个叛徒向敌人告密捕去。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消息传来，很多妇女小孩都哭了。群众不惜流血，组织了一次劫狱，才把她抢回来。瑞英得救后，斗争更加勇敢了。不料今天竟牺牲在这里！

别了，瑞英大姐！当太山人民得知你牺牲的信息后，人们又该激起怎样的悲恸与愤怒啊！

“发姑！发姑！是你在哭吗！”

“玉华，是我——你，你还活着！过来，快过来！”我听见是

玉华的声音，就大声嚷着。

“我的腰跌坏了！”玉华爬出了草丛，在慢慢挪动着身躯：“发姑！你怎么啦？为什么哭？瑞英呢？”

“刘瑞英同志牺牲了！”我沉痛地说出这一句话。

我們沒有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向瑞英遗体那里爬去。

瑞英同志的遺容，亦如生前那么端庄、安詳。我們將她平放在一块寬坦的洼地上。我用自己的衣角，拭去她面上的血迹。玉华掏出了手帕，复盖在她的臉上。然后我們又爬向附近的地方，檢来一些树枝，插在她的四周。我們沒有气力用泥土去埋葬战友的尸体，只能用树枝暂时将她遮盖起来。

这一切动作，进行得非常緩慢、沉重。末了，我們久久地沉默地凝視着烈士的遗体：

“紅色的战士，安息吧！”

我們——你生前的战友們，一定会为你报仇！”

我們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向沟口爬去。只要活着，就一定要找到組織！

玉华伤輕，爬得快，她先出了沟口。就在这时，却傳來一陣枪声，我只好爬到草丛里藏起来。等了好一刻功夫，再沒有听到动静，我便爬出沟口。可是玉华呢，我找不到她的踪迹。我拍掌联络，輕声呼唤，来回爬着寻找，都沒有結果。沒法判断她是牺牲了或是发生了意外。我只好独自盲目地向前爬行着，我希望爬到有人的地方，但又怕碰上那些失去人性的敌人……

养 伤

直到下午，来了一个打柴的老人，他把我背到他家里。这老人姓刘，老夫妻两个，有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跟上队伍走了。刘老两口把我藏在竹林里，又用竹杆和杉树皮盖了座挡风的小棚。

每天每天，脸孔瘦黄的刘老太总是按时给我送一次饭，敷一次草药。她常谈起她那个不知存亡的儿子；她也常说我们的人都有一颗赤红的心。

敌人，并不可怕；但离开组织，便如同失去依靠，使你空虚、胆怯！夜晚，独宿在这深山密林里，每当那虎啸猿啼，月色凄清的时候，真是万感交集，我怎么能够泰然安睡呢！虽说这种生活，对我并不生疏，可是现在，我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啊？苏区灾难重重，遍地敌人足迹！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无数烈士，我更不知活着的战友们的存亡安危！

这抚育我成长的苏区土地啊，你受了侮辱！一群野兽在任意践踏着你！

我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真是心急如焚。这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离开党，我是没法活下去的！

约摸有半个月时间，我的伤口见轻了。有一天，刘老太没有送饭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可是第二天大早，她来了。一见面，她就掉下眼泪：“李同志，把你饿了一天！没法呀，白狗子查得紧，好歹不让你出门！”

我說：“以后就別送吧！”

她哭了。她說：“李同志，我真心疼你！你，你就是我的女兒！”

我的心也酸了一陣，輕輕地叫了聲娘。

以后，她沉默着，我也沉默着。有好半天功夫，我們沒說一句話。此刻我是完全理解劉老太的心情的。

她告訴我：縣委的工作同志已經到她家里來過，約好在明晚找我聯絡。一聽到這消息，我興奮得抓住老太的手直搖晃。她可不象我這麼高興，嘆了口氣說：“前年，我送走一個兒子，現在又要送走一個女兒！走吧！我留不了你們！走吧！你們做得對！”說完之後，她的老淚又唸唸地順着雙頰流了下來。末後她只說了一句“多當心身子啊！”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傍晚，我便離開棚子到了劉老太家。

一進門就看到老伯坐在灶旁邊，嘴里銜着一根旱煙斗，在嗤嗤地吸着。

“這是老婆子給你的！”劉老伯遞給我一只嶄新的用白布縫成的干糧袋，里面裝滿了面餅，“老婆子眼淚多，不敢見你。她說：不送你了！……”

我接過糧袋，呆立在老伯面前，一句話也沒說。

老伯還和過去一樣，不多說話。他向我凝視了好一會，用沉重的嘆氣聲息，吐出了四個字：

“不——服——氣——啊！”

這四個字，包含了老人的多少感情，這是從心的深处發出的聲音！我激動地對他說：

“我們忘不了这笔血債！”

艰难的行程

离开刘老伯家，我和县委派来联络我的同志，一口气爬上武功山。

这时，武功山驻有县的机关，游击队，以及成批成批始终不愿离开我们的红军家属。路上，我碰到不少熟人，互相点点头就过去了，看得出形势似乎很紧张。

当天晚上，我们又转移了。

队伍沿着武功山脉向西走去。

膝盖伤口又磨破了，我用布扎上，忍痛坚持跟上队伍，一步也不敢拉下。

山间小道都是崎岖不平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也许由于疼痛难当，我气喘心跳，呼吸急促。但一个坚不掉队的顽强意志，始终支持着我前进。同志们见我实在不行了，他们卸去我的背包，又替我背着米袋。

我每一迈动右腿，伤口便剧痛一阵。心在收缩着，脑袋昏昏沉沉。我原走在队伍的前端，但这一刻功夫，眼看后面的一个个从我身边超越过去。同志们问我：“能行吗？让我扶着你？”我咬着牙关说：“行！你先走罢！”他们鼓励我：“慢慢走吧，到前面等你！”

队伍在断断续续地前进，当我看到后面没有人的时候，索性侧着身子在地上急速地爬上一段。有人跟上了，我便站起